

忍齋先生遺集



處而非義理之融會不能成之非輔德  
之純誠不能行之非 聖明之尊道德  
之實亦不能有是矣吁其盛哉第以此  
圖之有資於聖學者言則太極卽所謂  
易有太極者而造化之原也西銘一本  
而萬殊者而卽仁道之大也二圖者實  
小學大學之本原也下六圖亦大學小  
學所以德崇業廣而下手用工之田地  
也然則大學小學乃十圖之樞紐而聖  
學之要領也歟今於 聖教之下又有

感悟於心者用製十銘以求正於國子  
先生

第一太極圖銘

理之至極蓋曰太極夫子立言始定名目一元  
標準萬化根柢其體也靜靜必動爾動極復靜  
陰陽之始四象之兆五行之氣真精妙合成男  
成女物物化生一極具于形于氣不雜不絕  
如何後世謾認有物漢唐全錯迷亂紛裂肆我  
極翁有圖有說加無於太無中含有有而無象  
無而有守如掌示諸而字玩味恭惟千載聖賢

同旨

第二西銘圖銘

大哉西銘萬殊一原原乎天地混以元元其生  
共抱物我同仁宗以大君家相則臣施以天德  
長長幼幼全以天賦聖合賢秀至于窮殘無間  
其觀理歸于一是乃仁道至若下圖事天之孝  
樂而不憂純乎敬愛有才有肖無悖無害善述  
善繼無忝匪懈崇子顧養舜父底豫歷言數子  
若曾者可厚生成王存沒順安仁之道也孝之  
事也

第三小學圖銘

小學之書小子之學習與智長化隨工博欲其  
幼穉俾無扞格灑掃應對愛敬充擴做人鑪鞴  
入聖闡闢大而進學因是勉焉晦翁爰輯此書  
始全篇分內外教無不該主以明倫廣實分開  
況乎敬身工徹上下嘉言善行體行不捨嗟嗟  
敬受聖言賢謨始也教胥溫栗無傲爰自國學  
以至序教率由是道豈曰小補

第四大學圖銘

大學之書古聖遺法孔言曾述學而時習三綱

八條燦然申申體惟明德用其新民不有至善  
曷爲知止靜安慮得功效由是知所先後本末  
終始推以逆順平而格致修身爲本后自庶至  
治亂厚薄其道明備意誠心正敬徹上下家齊  
國治成教動化曰惟絜矩卽恕之謂孝悌而慈  
天下一視推以度之事物之理崇德廣業爲學  
田地操約施博均此齊彼於乎十傳釋一經旨  
規模之大莫此書比程云獨賴朱曰專看萬世  
之教一書足觀

第五白鹿洞規圖銘

學之有規所以責效其效維何五品是教唐虞  
之隆慎徽敬敷三代之治此爲元符歸來後世  
斯道漸塞晦翁主教倡明揆蹟乃設其規其目  
惟五則聖之法胡不慥慥學問思辨爲學齟縷  
乃若篤行五者樞紐言忠行敬戰兢臨履明其  
大道又正其義推恕於人反求於己於乎規哉  
簡而明簡帝王之學曾不貳二用是而勉聖工  
其至

第六心統性情圖銘

曰惟上圖實取程彙寂也爲性感焉情謂性惟



心體五具理寂情惟心用五發端適亦粵中圖  
文純有述合乎性情統者活物主一該萬乃心  
之名虛靈知覺四德精明咸具圈中此其統焉  
卻就稟上獨指本然此意而動純善端專此動  
而發情未嘗惡亦要中節端須充擴乃若下圖  
理氣分析但其圈中并圖清濁性在氣中氣與  
性凝理發氣隨氣發理乘理不便掩氣不使放  
於是用敬動察靜養精一執中聖學攸尚溪體  
於此自下達上

第七仁說圖銘

天地之心在人爲仁四德之元四序之春五倫之孝百行之源體無不統用無不存晦菴深察特明其義孔門求仁隨問咸備恭敬以行克復斯事生之之德愛之之理公以體具恕以用施天人之際常加戒懲此心推廣仁可以能於乎大哉仁之爲旨苟一能之天下歸己文王之仁可獨專美

第八心學圖銘

心之爲學萬世淵源主乎一身體用其全良心之善赤子能保本心之德大人具抱生於形氣

人心惟危原乎性命道心之微精而一之舜禹  
單詮孔門以來忠孟相傳有言有書總學之程  
戒懼從心不勉而貞慎獨不動由學而知遏慾  
存天聖賢同歸用工之要中有敬止從事於斯  
學之終始優入聖域此其路耳

第九敬齋箴圖銘

萬古心學惟敬是提堯欽舜恭禹承湯躋文翼  
武極周公曰乾易之敬義夫子著焉顏曾思孟  
率由是傳至于周程其言益全滄洲集成用箴  
于室本乎主靜推言其術靜必有動動而復靜

動之則表表所以正表本於裏裏其惺惺極有  
條理十有六言不西不北當事卽存不二不三  
惟一堅守斯焉持敬爲心之主動靜相孚表裏  
交懋有間之戒甚言冰火有差之警天壤可那  
聖愚之分惟在敬惰

第十夙興夜寐箴圖銘

子思有言道不可離無席不在無時或墮警心  
之要要在夙興寤而澹整默識而微起而端坐  
慮息神凝乃親黃卷聖師如承教言學則潛玩  
深旨事來而爲明命顧諟事去依舊止水湛然

靜存動省永日乾乾時或游泳怡養情性倦宜  
振發寢貴神靖夜氣之養貞元循環茲焉孜孜  
日夕無間敬在其中終始攸關

太學銘

太學之制敢言厥由雍曰天子泮曰諸侯太學  
之教惟聖之謨若舜慎徽惟契敬敷至周大備  
郁郁文哉夫子眷眷繼往開來今讀大學可見  
其旨立廟報功煌煌萬禩天眷我東君明臣良  
列聖尊尚羣賢贊襄館舍渠渠秩秩東西國  
子師範司馬整齊或以講書或以揖禮先其德

業後其才藝存心修行俾有作成苟或荒怠終  
歸徒名爾修爾業爾思爾居太學之云不其大  
歟

薇軒銘

有薇有薇西山繫薇二子歸後誰其採之魯連  
則海田橫也鳥千載隱葆爾芳誰道樂彼薇谷  
青青者汝大明雨露無恙滋汝惟中學士獨味  
於汝周粟雲浮殷麥風悲于軒于安歸盡奚疑

止止軒銘

自陶巖移八止

山有黃鳥鳥知其止洞云所止人亦知止我取

其止堂曰止止其止何止請道吾止有處而靖  
乃吾之止有書而讀乃吾之止有親而養是吾  
之止有族而睦亦吾之止有友而信亦吾之止  
於文於圖於山於水軒梅園竹月梧風柳莫非  
吾止爰得其止

贊

小學贊

小學之書萬理俱備汪洋浩大不可涯涘極高  
極卑極難極易盡之聖人修之君子世人不知  
邊幅而已苟欲行之盍究其義

小學之道大小咸備三百三千莫敢窺洩勿謂  
何害克勤其易勿謂何傷克敬妻子威如之吉  
反之於己戒懼謹獨潛心道義

聖學十圖贊

揭示圖書如指掌焉聖道宏大明命赫然百體  
從令萬物皆備朴實求中緝熙敬止

說

自警說

一日志于學一日之君子一月志于學一月之  
君子一年志于學一年之君子一生志于學一



生之君子或有不終日而止或有不終月而止  
或有不終年而止或有不終老而止志學固難  
得不止尤不易今既老于學蓋棺而後已

私淑說

孟子之所願學孔子而不幸不及於其世乃受  
業於子思之門人而得聞孔子之道故其言曰  
我私淑諸人然則孟子雖不得親受於孔子之  
門而猶聞孔子之言能傳孔子之心矣仁義之  
說雖不行於齊梁之間而七篇之旨復得著於  
有宋之世使周程晦菴得承孔子之統而不墜

於地者亦孟子所謂私淑也於乎後之欲學聖人者何恨乎吾生之晚苟有志焉而苟能力焉則聖人之書猶存而聖人之教在茲矣慥慥不已長對於黃卷之中耳焉而如聞聖人之言目焉而如見聖人之容惺惺乎吾心肅肅乎吾身日征月邁不至不已則是亦孟子之私自淑之而所謂聖賢同歸優遊聖域者庶幾乎有及矣凡有志於學者盍以是求之

禮說

禮者理也履也天下之正理而人之所當踐履

者也。在中庸則率性之道也。在大學則至善之德也。聖人則純乎理者不勉而中。所謂性之者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檢防修省之功。故制爲禮法使天下之人莫不由於大中至正之道。所以一天下之人而循乎理者也。孔子之雅言執者是禮也。顏子之克己復者是禮也。後之欲學聖賢者舍是禮何以哉。但禮書散出必參考而後通。若周禮儀禮禮記之類乃其本源而人之見之者或寡。况能由之乎。朱子晚年考定儀禮退溪老來討論經傳其意豈偶然哉。而後之人

無復有循理之學而徒事於文具之末豈不可  
歎也哉今當取古今禮書分門類聚以備攷閱  
則庶有益乎而書冊不備老病日甚未知所志  
之能成否也

卜居說

粵我曾王考悼堂先生自元興移卜于校底陶  
巖幸獲地靈之陰鐘英雲昆振振有若  
興溪城隱倡義於壬癸辯誣於先正又有虎溪  
晚悟懶齋斥和於翟亂受學於寒旅至其科宦  
之聯世赫喧譜書盡矣不肖無狀克艱緒業恐

墜曲型聿來胥宇於九成之下八智之上丹穴  
之鳳俟其可出而出焉黃峯之鳥知其所止而  
止焉取其山水之偶合於仁智而物類之孚應  
於靈異也且其土沃而爰稼木茂而足薪泉冽  
而甘菜宜而豐勢阻而宅幽形優而居安真隱  
者之所盤旋也若其明窗棊几眼目經傳神心  
聖賢親切訓辭踐履篤行我亦舜也何待文乎

策問

心

對愚也嘗誦朱夫子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

之詩每心語曰生斯世爲斯人孰不有一箇虛  
靈底物而升而天飛降而淵淪熱而焦火寒而  
凝冰以致太遠之遊騎或求吳越之青天豈不  
可哀哉忠將澹以整專以應靜不偏動無違使  
本體卓然爲此身之主宰而張天祺著牀之言  
強把而制縛司馬氏念中之說形象之爲難恣  
恣末學摘埴靡歸只自理會於赤室丹腑之裏  
而不得其要者雅矣今承先覺之問可無一言  
之對人生天地之間參三才而出萬化者以其  
有此心也渾然在中至靈至妙炯然不昧有知

有覺萬物無不備而應之者在此萬事無不貫而制之者在此則爲人之理豈外於是心哉然而忽出忽入無有定時在此在彼無有定處操之則存舍之倏亾以至或自私而賊夫仁用智而賊夫義滅卻天理都喪了本然之心體則善惡於是焉分賢愚於是焉判危者愈危微者愈微此豈心之罪哉嗚乎有是人則有是身有是身則有是心初非牽入於內有何走出於外也人知雞犬之求而不知求此心人知桐梓之養而不知養此心如欲求之盍於腔子裏要乎噫

能回放心者敬也主一無適者亦敬也操風化之權而任觀感之責者蓋以是先之哉請以見質於師者證之曰心之得失人之人不人存焉則聖賢相傳只是心法二字而其曰道心原於性命之正也其曰人心出於形氣之私也由形氣發則七情熾然或肆由義理發則四端藹然難遏此非皆出於心者乎心統性情而發者爲意之者爲志則一動一靜體用之妙著矣學在誠正而存者爲養克者爲治則或大或小用工之方見矣稟於天者爲本然之性拘於氣者爲



氣質之性則論性者無惑乎二歧恕而爲如心  
忠而爲中心則論道者何疑乎一貫開入函之  
光明而名以靈臺爲一身之主宰而號以天君  
其所取義槩可知矣此心自明則如鏡之明此  
心自止則如水之止聖人之心果如是夫仁爲  
生性則穀種者是心也身爲區宇則郭郭者亦  
心也含有神明神氣之所聚關有人鬼誠意之  
如何也以道心而爲帥焉以人心而爲卒焉誠  
哉是論也衆欲之攻爲仇讎百體之從爲臣僕  
善哉其言也噫心爲活物也感物逐物光明者

有時而塵焉虛靈者有時而蔽焉則又安得保其常存乎此聖賢之所以論其體用提撕警覺者至矣然則其橫說豎說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使反復入身來則孰先傳之而以爲治心之宗旨乎孰後倦焉而以爲不能盡其義乎執事必欲言之而無已則惟敬可以存此心惟敬可以養此心則所謂大頭臚者果不在於此乎嗚乎大哉聖賢之訓也其所以開示後學垂戒當時有若障川之柱指南之車則可以開羣蒙之迷路明此心之本體而柰之何人心陷溺聖教

不明寄命于耳目騰理于口舌紛百慮走千歧  
而不知此心之所以存任其情縱其慾而不知  
此心之所以養濯濯牛山斧斤日尋介然蹊澗  
茅塞已甚而茫然莫之覺也以至自暴而不可  
與有言自棄而不可與有爲反天而禽及人而  
獸悍然不顧恬不知恥噫此何等人心耶此心  
既亾則善行何責於今之人乎世道漸下則良  
才何望於今之世乎以言乎朝廷則協心而輔  
佐者何人宗社之岌岌也宜矣以言乎儒林則  
務學而志行者伊誰元氣之萎茶也宜矣以至

黎庶蠢然汨喪其良徒懷怨恨之心莫念親上  
之義則今之邦本亦可謂固乎在下之人心如  
此故在上之天意亦乖白虹之貫日屢警於清  
臺太白之書見亦罕於前史而非常之變可愕  
之灾咸萃於昭代則執事所謂國家之憂不獨  
於外而危急之病正在心腹噫今日之痞塞極  
矣晦盲甚矣若使華陀扁鵲之徒有見乎此則  
寧不爲之望而驚乎於乎人無古今則心豈有  
古今而古之人何以全其本然之體而今之人  
何以喪之乎噫古之人必操存而涵養之矣今

之人亦能操存而涵養之乎古之人必體認而省察之矣今之人亦能體認而省察之乎無操存省察之功而馳騫飛揚以循物欲於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天之所以與我之心汨喪而盡亾之則今日之病固不在於不求乎噫求之有要敬而已矣謝氏之說則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語則足以見用力之方矣苟能先以敬爲主而存養乎此心省察乎此心則心能主宰不爲外物所誘許多道理推廣得來十

分明徹各以其類而應矣雖然不有聰明睿智  
出於衆人之上者有以導迪之表率之則彼罔  
迪不迪之人心豈能舍惡而之善乎誠能先正  
其心以正人心使一世之人咸知所得於天者  
有貴於己則將見草偃風行無不養其心者矣  
源清流潔無不得其正者矣匡直之美豈獨稱  
於前乎振作之盛其可再於今歟執事於篇終  
教之曰諸生之所學者何事尤足以起愚生之  
感也愚也學孔顏之學道孔顏之道嘗曰人無  
聖愚心一而已聖人則全體此心明德澄然超

乎氣稟物欲之上洞乎精微深奧之妙靜而天地之體存焉動而天地之用達焉以之而天德可修也王道可行也衆人則不然拘滯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交蔽於耳目口鼻所欲之不足節雖有是心不足以爲心此聖人之所以惻然忠教因其固有者而使之存之正之使民德歸一者也噫一片靈臺景物依舊欲求是心者盍於此猛省乎

祭文

祭旅軒張先生文

猗歟夫子命世聰明天地毓精河嶽鍾靈圭璋  
之特冰月之清表廓中宏燁燁其英義文默契  
屈伸消長周孔夢寐洛閩羹牆陶山私淑條理  
集成相須敬義兩進明誠太和流行鳶飛魚躍  
領袖士林棟梁一國時中有道用舍行藏朝  
著屢倚際會明良難進易退終辭癘疾迹守東  
岡心懸北闕卽物推理牛毛蠶絲顛趾不紊巨  
細靡遺師道尊嚴冲襟灑落憂時之懇樂道之  
實理義芻豢孝悌裘葛風聲之樹標準之的飲  
河充量樞衣衾集逮余就質披霧覩日不厭不



倦隨端叩竭一夕楹夢山頽梁折國失著龜士  
無依托

祭愚伏鄭先生文

嶽降厥初資品英特聰睿拔萃透悟閩閩厓老  
有受陶山正脈難疑就質獲其綜核皋鶴聲徹  
丘園玉帛明良際會啓沃任責著龜邦國領袖  
縫掖丁訶諭衆庚殫抗直公耳效忠斷斷悃悃  
位躋八座鞠躬盡力都民遮額 聖后傾側難  
進易退於焉家食蛇山隧道賁揚潛德煌煌百  
世行過必式矧我雲昆感鑄曷極昔我先君早

願荆識夤緣出入柰我摘埴若假以年庶牖茅  
塞天胡不憖始豐終齋朝野忉怛匪我私盡

祭權湖陽先生文

嗚呼清涼萬丈高鍾扶輿磅礴之氣洛江千里  
帶孕堪輿涵泓之精挺生我公拔出士類夙志  
聖賢君子之學早遊鶴厓月川之門函丈從容  
已知趨向之道立志堅固亦密存養之功陋巷  
之瓢屢空顏氏之樂不改富貴也爵祿也視若  
太虛之浮雲山林焉江湖焉長對古人之芸閣  
研窮性理既得羣賢之傳親見義文允溪大易

之學知消長吉凶之變達天地鬼神之情闡明  
圖書作指南於後學開示樞鑰繼絕軌於前修  
享八耄德與之高究大業日猶不足誨人不倦  
豈但爲初學之宗師造道旣淡抑可謂諸儒之  
領袖不圖楹夢之告罷奄見奎星之晦精嗟吾  
道之失傳慨斯文之誰主宗族飲泣鄉邦興嗟  
如珠瑣瑣末流閑閑小智久已遊館益篤樞衣  
豈意易簣之時虛負馮棺之哭警歎莫接於今  
日其將仰誰儀形永闕於重泉於何問業酒一  
斟而香亦炷敬薦微誠言有盡而情不窮尚冀

歌格

雜著

丙子元朝兄弟諸從行薦禮於廟獻壽酌  
於堂退而團圓會話因有感而書

夫士之所以志于學者將以行之也今吾輩之  
得於學而積於躬者果幾許前世之遺業能善  
述耶父兄之教詔能無違耶文可以補黻乎皇  
猷耶才可以經綸於世用耶恆言曰如用我則  
可可以致吾君吾民於堯舜者耶立志如程明  
道范希文九箇字日誦者已十年餘而徒誦而

不知所以爲志徒志而不知所以充擴亦將何  
哉歲不我與我自依舊况今朝乃我二十七歲  
之日安得來者可追往者可補而無負昔賢之  
訓也悅親戚而怡怡會朋儕而忻忻者亦少年  
今日行樂而惟余有所感者存特書以爲自警  
云爾

己亥正朝戒諸孫

辭文清曰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己  
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不能掉脫故  
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

習一言一行求合于道否則匪人矣今日正朝也乃一年夏始之初當體古人自省之語而日新又新則庶不墜皇天賦畀之重矣今汝等已年滿而總不好學余年老矣不能以教當以榘楚從事違令者卽施罰隨輕重而行不如禮者亦當施罰禮者理也履也所包甚廣人所執守者也

逐懶鬼文

崇禎五年二月日主人晨入書齋三揖懶鬼而逐之曰今余日以業精爲事而業不精日以行

成爲事而行不成一年二年將至于二十年而終未免爲此等人也是豈吾力之未盡於行業哉蓋以爾鬼之懶惰有以使之也噫世之爲鬼者何限彼命鬼也貧鬼也凡諸鬼神槩亦有之而命鬼者有職者之所逐非吾之所逐也貧鬼者窮濫者之所逐非吾之所逐也惟害吾業而毀吾行者莫爾鬼若則余安得不逐而遠之不與同吾室也日之吉矣辰亦良矣爾其駕塵曠風去故就新勿復有畱滯之久言未既有若歛嘍嘍若嘯若啼而言曰主人其誤耶今吾與主

人處幾年矣亦知主人之爲人矣乎主人之於業也自髻髻而學之其爲業也不爲不久矣主人之於行也自勝冠而修之其爲行也不爲不多矣然而六藝之文口誦焉而已百家之書手繹焉而已優遊乎絳帳謔浪乎緇帷主人之於業也可謂有心著之勤乎靜無涵養動無省察不知居敬窮理之爲何事克己復禮之爲何語主人之於行也可謂有體得之實乎古之人有孔子孔子大聖人也未聞逐我而終爲萬古之大聖古之人有孟子孟子大賢人也亦未聞逐



我而終爲萬古之大賢主人之業不精其罪在  
我耶罪在主人耶大禹惜寸陰之日我鬼曾不  
見逐文王不暇食之時我鬼亦不見逐主人之  
行不成其罪在我耶罪在主人耶然則學之不  
精由主人也非由我也行之不成由主人也非  
由我也且我鬼之於主人自始及終未嘗有背  
而今焉絕之忽焉逐之其有異謀耶抑有行語  
耶是必主人信讒而有間於余也嗚呼余豈若  
韓文公之窮鬼興訛造訕乎楊子雲之貧鬼使  
飢使寒乎凡我所爲宜若無過而驅我令去小

黠大癡謂余有罪請質於聖人賢人主人於是垂頭赧然竟不能對

### 遺事

#### 先考虎溪府君遺事

府君諱適道字士立自號虎溪姓申氏肇祖於壯節公十二世至鵝洲君諱益休金紫光祿大夫以勳錫封焉平山分貫昉於此四世有版圖判書諱允濡以清直比唐介諡貞肅載東史生子按廉使諱祐號退齋麗運訖與吉冶隱攜歸南下親喪泣血有雙竹生命旌閭鄭文莊公

表其墓享涑水書院生諱光富仕 本朝歷敷  
臺省以直諫貶爵府令生諱士廉彥陽縣監有  
龔黃之稱生子錫命陞司馬有詩聲於公間五  
世始移于義城元興洞高祖諱俊禎行訓導曾  
祖諱壽慶基殿參奉不就周慎齋誌其墓祖曰  
元祿號悔堂三邑教官往從陶山門得聞旨設  
以孝學 贈戶參旌門錄三綱享藏待書院考  
曰乞號城隱永嘉教授爲兩先正抗辨誣疏  
贈左承旨妣順天朴氏副尉倫女吏參安命玄  
孫以萬曆甲戌十二月廿九日生于鄉校前陶

巖里第稟質粹美聰慧絕倫應事接物無不了  
然通曉事父母惟務承順家貧奉養卑下之事  
不恥爲之晝則弋獵以供饌夜輒炊爨以溫突  
凡係安心適體之節無所不用其極再從兄鼎  
峯公有文學重望自始學而就質靡懈鼎峯公  
嘗歎曰大吾門者必此弟乎事有難處輒與之  
論確其見推重如此府君素有氣節當壬辰之  
亂人有勸業弓馬者府君笑曰士君子分內事  
業自在聖賢書中何必強學兵家機務而後國  
事可濟耶時承旨公兄弟方舉勤王之義府君

承命率家衆入城谷內備周密外患不入居近  
境者多賴之認齋崔公亦來赴共免焉府君備  
經大亂猶畱意於爲己之學就寒岡鄭先生而  
得聞淵源之學及旅軒張先生之莅本縣也執  
經問難於朔講之席屢承推獎與二弟晚悟懶  
齋靜處一室專心講究日有夏攻互磨之益乙  
巳發鄉解居魁西厓柳先生見其卷曰義理明  
白非科臼中口氣丙午同季弟中司馬出入泮  
宮爲士類推重母夫人夙嬰奇疾府君晝宵憂  
遑不解帶交睫者累年至是鳩聚醫家書對證

投劑竟得效焉見者異之甲寅疊遭內外艱哀  
毀幾滅性稟問疑節於旅軒先生而行之無少  
遺憾既葬廬于墓側以終三年庚申方伯鄭造  
因行縣到冰溪院題名而去府君適任洞主謂  
諸生曰蔑倫亂賊豈可暫齒於士林叢裏乎卽  
引刀削之左右皆失色未幾儉小之徒諂附於  
造告其狀造大怒氣焰薰天禍將不測爲縫掖  
者皆洵懼逃匿府君獨凝然不動從容就理辭  
氣嚴正有條理造不能加害丁卯瀋虜猝至旅  
軒先生以號名使薦府君爲本縣義兵將府君

奮然曰大駕播遷王事孔棘是豈臣子草間求活之時耶與同志糾合義旅以書告號召使爲前進節度計尋聞朝家已講和遂以義糧輸送京司因詣闕陳疏縷縷數千言無非與衰撥亂之策上嘉之優批以答特除祥雲察訪蓋異數也祥累經兵燹公私蕩析府君至則夙宵營度凡民所不僂者罷之願欲者行之未幾年馬肥而民蘇遂引病徑歸郵民立碑而寓忠壬申因宰臣薦拜齊陵參奉不赴尋又除健元陵參奉肅辭而歸丙子虜兵又至直逼都城

本縣章甫素重府君復推爲義兵將府君忠欲  
伸前憤揮涕登壇卽日領軍馳赴行在及到  
廣陵國家已有下城之恥府君卽陳疏以斥和  
議之誤國時季弟懶齋公侍從於行在見府  
君疏相與痛哭金清陰鄭桐溪諸賢俱以平日  
雅分亦歎誦其疏語及歸李白軒全沙西二公  
以仕進力挽之府君歎曰天地閉矣冠屨倒矣  
是豈白首進取之日乎仍吟一絕曰誤被天恩  
重還漸臣分疏故園春已晚何用夏躋躋歸卽  
構數間茅屋於薇谷下扁之曰採薇軒杜門謝



事日以書史自娛悠然有獨得之趣癸卯七月  
一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九十於乎府君謹慎  
自持以敬爲主威儀可畏德行可尚亦未嘗張  
而不弛弛而不張待人則汎愛而親仁處鄉卑  
以自牧不敢以知先人是以上下各得其歡心  
平居嚴勝於寬子弟侍側不敢有談笑俚語衣  
冠不正則飭以正之行步不端則責以節之亦  
必教之義方訓之順德雖孩童不敢使之戲謔  
於前而以灑掃應對之節諄諄誨誘婢僕不敢  
仰視而屏息門庭肅肅焉後生有問業者先以

孝悌忠信反覆開諭諸族有來謁者以先祖懿  
行戒飭遵奉每整衿端坐終日對案有意會處  
則優忻然忘食至於聖賢切要之言必使子弟  
誦之又著性理諸說庸學兩圖使之看閱曰汝  
等尋常放過此所以爲下等人也又勸誦小學  
曰世人從幼優驕惰壞了到長扞格難入鮮有  
行其孝悌者汝等須念之府君氣力康健八十  
以前不廢與祭以致如在之誠雖年高氣衰之  
後每值考妣諱辰則必進素饌子弟雖諫終不  
聽平生清儉自守簞瓢屢空而未嘗汲汲於資

生至於兄弟分異奴婢之老弱者田廬之荒頓者必自取之親戚之困於飢寒者必竭誠以恤之人之陷於危患者必盡力以濟之有族親死於癘疹者人皆畏忌府君親自治喪草葬而出其敦睦急難之義多類此府君早有求道之志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勝訥齋崔公常稱不安於小成愚伏鄭先生亦濼許天分之高邁蒼石桐溪沙西諸賢俱爲道義之交嘗於寒旅之門濼得切己之誨而及梁摧之後常以未克卒業爲痛焉配令人坡平尹氏執義師哲玄孫僉正淳

女生稟懿性事舅姑以孝奉祭祀以誠宗族稱  
其仁閭里服其信生于甲戌十二月初八日歿  
于庚子正月十三日初葬于雞卵峴府君歿後  
合塋于縣西安平鷹峯之卯向原有四男二女  
男長塋從仕郎次均宣務郎次埰進士次坵宣  
教郎女適金尚珏次鄭復亨縣監塋娶判官朴  
夢琚女無育以慶錫后均娶聞韶金致弘女生  
二男二女長慶錫出后次爾錫女李一吾呂咸  
和埰娶永嘉權益昌女生二男二女長禹錫次  
文錫女琴文操朴文興坵娶佐郎金淮女生二

忍齋集卷三  
五十一  
男四女長昌錫副司正次玄錫及第內外孫曾  
總五十餘人嗚呼府君棄不肖已四年矣草土  
餘喘深懼至行懿蹟之泯沒略敘世系及平日  
行治大槩以資秉筆君子之攷據云爾不肖男  
採泣血謹書

忍齋先生遺集卷之三

忍齋先生遺集卷之四

附錄

家狀

鵝洲之申自高麗中世諱益休有大勳勞於  
國家而始受封官金紫光祿大夫後數世連  
赫至諱允濡官版圖判書諡貞肅以清直著  
子諱祐全羅道按廉使嘗從鄭圃隱先生獲  
聞大義及麗政亂與吉冶隱攜手南下居商  
山之丹密我太祖有潛龍舊諶以刑判徵  
不起自號退齋性至孝貞肅公歿廬墓終制

有雙竹生于兩淚處事聞旌其里墓在蛇浦  
原愚伏鄭先生表其墓又議享涑水書院六  
世有諱元祿號悔堂亦以孝學褒旌 贈戶  
曹參議有斯文大功享藏待書院於府君爲  
曾祖也祖諱佺號城隱倡義旅辨証賢 贈  
左承旨考諱適道號虎溪中進士就寒旅兩  
先生之門得聞理學丁卯亂以義兵將詣  
闕陳疏 上嘉之除祥雲察訪又除齊陵健  
元陵參奉皆不赴丙子又以義將馳赴 行  
在涑斥和議之非遂隱山林以終配坡平尹

氏軍資僉正淳女執義師哲玄孫德性純備  
爲婦爲母旣孝且慈宗黨稱之以光海庚戌  
六月十四日生府君于陶巖里第端慤而粹  
謹重而達己自受讀優究大義嘗從諸父兄  
聞先世懿行而曰能行吾先世之行可謂學  
聖賢事乎九歲讀小學而曰是吾家書也曰  
孝曰忠曰友曰悌非吾先德而何讀之愈不  
懈旆軒聞之大奇之嘗對先府君每言養正  
之方認齋崔公方在座甚重之見所製遂懶  
鬼文曰十八歲文字已得韓文體端其進無



量自仁廟己巳始應舉輒居魁丙戌陞進士入泮宮與泮長論泮中諸規之失古者皆復之每日整衿對案少無懈惰底容諸生皆敬服常於朔望考課泮長於府君之製必稱美之使諸儒效法焉所著策式一冊在泮中甲午二月朔上御明倫堂招諸生上堂問所讀何書所做何文因教曰聖學十圖卽先正李文純之所以進御於先朝也時或玩覽猶有所未曉處爲各銘箴於其下以釋本圖之義使之易知也大司成奉教而限十

日製取府君所製進于上且因泮長言嘗  
作太學銘使揭泮壁時有二李公與之同諱  
文學賢望與之相近泮中以三某稱焉顯  
廟己亥有選六行之命泮長首薦府君府  
君深以別薦媒進爲嫌固辭不赴時主和之  
黨進居要津深懷內忌賢士大夫之往往中  
其害府君與李公堂接論時象之可戒行藏  
之有宐而言于泮長託以親年已高歸養已  
晚遂沒意束裝泮中賢士皆止之甚固或有  
言令名大著進途方闢義不當舍此而去府

君笑而無言但曰或止或行隨人各異如吾  
八臺侍下豈可與人人比倫嘗從容語李公  
曰泮友之所以止之惜其失於小者余之所  
以去之懼其失於大者惟兄愛我以德以成  
其美遂吟賦歸一絕活然而歸宗黨與士友  
無不稱其難及既歸見所居書室梅竹依舊  
圖書如新乃忻然怡顏曰舍此無限好物枉  
費許多日月遂進所讀諸書無不繹誦獨於  
中庸恆日襯不離蓋府君性理之學多從中  
庸得來蓋是冊迺大明皇帝之賞賜於懶

齋府君而特以與府君者也。府君感此至意，尤加著意，終始用工，優是歸極。於是會極於是也。府君之多年泮遊，亦先府君之命而府君不以學業有資爲大幸，而以定省有違爲深恨。至是府君年已始衰，而日必冠帶以怡愉之容周旋几席，暫不離側。凡志體之養無不備。至每有患，有營必先意承順如虎溪之亭、薇谷之軒，皆府君之所以承命成就也。及庚子丁內艱，癸卯丁外艱，哀毀踰禮，居喪之儀奠祭之節一從文公家禮。服旣闋，對叔姪

兄弟言曰士之所以仕者欲其行聖賢之道而有時乎有不可進底義又有爲親而屈者而養不及存則將誰爲而仕乎念吾今日之計莫如從吾所好以繼吾親晚年之志可乎遂靜居林泉以教授後進爲己任鄉人薦鄉學訓長數年之間多有育養英才之效與主倅李堂揆議定四先生合享之儀遂奉安于藏待蓋藏修以待之意也自是遠近來學者甚衆冠裳常盈門府君每以病謝或謝不獲而畱之者若干人今所云舊遊錄五十餘人

是也嘗置小齋於大廳之南扁之曰止止軒  
蓋因其地名而實取止其所止之意也於是  
焉几案整而動靜安頤養厚而調攝慎密桑  
榆晚景冀享神明之佑門祚甚酷後進無祿  
以壬子九月初八日終于八止之正寢享年  
六十三配永嘉權氏湖陽先生諱益昌女有  
婦道克配德美生二男禹錫文錫女適琴文  
操朴文興禹錫娶延安李氏通德郎世美女  
南溪輔孫有二男德潤德海星山李氏一男  
德漳文錫娶月城孫氏忠義衛鉉女愚齋仲

噉后有三男德溢德浩德洵恭人生于己酉卒于壬子七月三日因府君葬合塋墓在八止丙向原士林會葬者三百人京鄉名位之挽誄無不道其公私之勤焉嗚呼府君諱曰埰字曰子卿忍齋其號也府君之行本於孝悌蓋以承述家謨而亦天姿之純篤也府君之名始於文章自成童已有韓文體而實自得之氣也府君之學得於性理實由於家庭淵源之正師友講劇之益而中晚以來四十年專心著力蓋有人不及知而獨覺其妙者

也顧余不肖猶可言文行之萬一而至若學問造詣非見得高明者所敢萬一言其實際耶惟以耳目於燕侍者而言則終日應接之餘雖分刻之暇必對案看書每靜夜而誦經傳幾卷晨朝而整衣冠端坐儼然若有忠嘗曰存養時已做省察工夫過半所謂涵養須用敬者以其敬貫動靜故也諸生之問業者各以其人之喫緊處申申曉諭晚年使不肖造一冊子記得先世懿行可法可警者一篇記得中朝我朝事蹟表著者一篇合部謂



三生錄使一門幼少輩爲常目之資而實吾人切問近思之要盡在是矣又嘗著天人一理說忠孝一致說分上下篇合爲一冊子見者皆以謂大文字焉府君之六旬著述自不能不多而今遺在草稿者十餘冊忠將合編整秩以成百歲之完而喪亂之餘勢莫逮焉且日月不居典型愈廓亦恐府君之實蹟懿行愈久愈泯奠哭之暇略敘平昔如右匪敢有所揄揚於其間但資是而爲秉筆君子之所裁正則幸矣不肖孤禹錫泣血謹書

墓碣銘

并序

公諱琛字子卿號忍齋上世有版圖判書允  
濡按廉使祐仍父子顯於麗朝按廉公父喪  
廬墓有雙竹異感六世至 贈戶部右侍郎  
元祿亦以至孝聞事載三綱行實是爲公曾  
祖祖仡 贈左承旨考適道祥雲道察訪天  
分甚高棄官閑養妣坡平尹氏庚戌六月十  
四日生公幼聰穎端嚴篤志好學文藝卓然  
早成認齋崔公覲嘗與講論經史歎曰專門  
名家所不逮也丙戌陞司馬遊泮宮嚴毅自

持儕流敬服館中數巨擘稱嶺南三某蓋同時有二李公與同諱文行相次故云朝廷以六行選館儒以公爲首華聞益彰公猶欲然自視人以此多之庚子癸卯銜遭內外艱哀毀逾禮制旣闋不復應舉閉門恬養種植梅竹涵淹圖史悠然有終老之志州伯造門致敬卿宰多惜其不見用於世也壬子九月八日卒享年六十三配安東權氏湖陽處士益昌之女柔婉貞淑甚有婦道先公兩月卒實七月三日合窆于縣北雞卵峙後改卜于八

智山丙向原有二男三女男禹錫文錫皆世  
其文行二女適琴文操朴文興禹錫三男二  
女男長德潤以義模後次德海有子義模器  
模禮模季德漳有子益模賁模二女適權得  
泰宋煦文錫三男三女男長德溢有子彥模  
正模文科次德浩以禮模後季德洵以正模  
後三女李英中權惺李厚謙玄孫以下又若  
干人公沒且百有餘年而墓道闕顯刻諸孫  
等將伐石鑿辭以昭示來世屬象靖而銘之

銘曰

鵝洲之世以孝著聞天篤降祐子孫振振公  
踵厥美富有才性嶺稱三某館薦六行悲纏  
蓼莪迹謝公車晤語梅竹酣飫圖書婆娑隱  
約永矢無改鄉里百年遺風未沫八智之原  
四尺有崇我銘斯石用詔無窮崇禎後三甲  
午十月日韓山李象靖撰

行狀

先生諱埰字子卿忍齋其號也申氏本鵝洲  
版圖判書諱允濡以清名直節始顯於麗朝  
事載東史生諱祐按廉使廬墓終制有雙竹

之感事聞旌閩麗運訖與冷隱同節享涑水  
書院至四世有諱壽有隱行屢薦不起生諱  
元祿號悔堂亦以孝行旌門事載續三綱嘗  
遊退陶慎齋兩先生之門得聞淵源之學建  
業儒齋創長川書院有興起斯文之功 贈  
戶曹侍郎享藏待書院卽公之曾祖也祖諱  
仉壬辰倡義抗疏卞誣賢號城隱 贈左承  
旨考諱適道健元陵參奉丁卯丙子倡義斥  
和議早從寒旅二先生學學問高明忠義著  
聞世所稱虎溪先生是也妣坡平尹氏僉正

淳女執義師哲玄孫以萬曆庚戌六月十四日舉公于鄉校里第幼姿稟端重才性聰曉九歲受小學問曰此何書也參奉公曰是孝友書也公曰卽是吾家書參奉公大奇之及長篤志勤學不屑屑於詞華日用舉止頗有老成模範季父懶齋公歎曰吾兄弟未究之業此兒其遂之乎及朝天還悉以唐朝所得庸學性理等書付與之期倚甚不淺訥齋崔公現嘗與講討經史歎曰見解夙就非專門名家之所逮也時值廢朝泊然無意於世杜

門潛處日以書史自娛或以應舉爲言者公  
曰學業未至得無媿於古人則仕之訓乎又  
曰進退有節出處有時何可以汲汲爲也嘗  
做對策或曰旣不欲應舉何庸策爲公笑曰  
進可用於格君退不害於吾學此又不可不  
念也 仁朝改玉始應試己巳中鄉解丙子  
聞大駕出城有詩曰天地今焉晦江湖好我  
緣因有林壑之志癸未以親命赴鄉試得捷  
丙戌陞上庠與頴長論三代遺制處頴齋終  
日端坐對案看書之外不一語以戲慢同舍



輩皆肅然敬服策式一冊實學宮敷教之要也諸生爭相傳述至有館學三某之稱蓋時有二李公名諱同文行亦同故也因類長言作太學銘承 殿教製聖學圖銘 顯廟己亥類長以六行薦舉公爲首公以媒進爲嫌卽束裝而歸是時兩親俱以大耄在堂公左右怡愉一意忠養凡滫瀡在視之節未嘗一日或懈常曰爲學之道莫先乎孝孝者百行之源而吾家世襲之物也其敢忽乎庚子丁內艱癸卯丁外艱公旣衰矣猶孺子慕殯葬

之節皆據禮行之服闋遂謝絕公車復修初  
服世所謂富貴窮達等語未嘗或染於口也  
堂前植梅竹二種託爲歲寒之契因以扁其  
軒曰梅竹又於八智山下營置別業蓋取其  
坊名所止也又有黃鳥山與大學知所止之  
義暗合而因名思義求所以知止之道者也  
公有痼疾沈繇壬子九月八日考終于寢享  
年六十三始葬于雞卵峴配安東權氏湖陽  
處士益昌女婦道甚備先公二月而沒初合  
窆後遷于八智之原生二男禹錫文錫二女

琴文操朴文興禹錫三男德潤德海德漳二  
女權得泰宋煦文錫三男德溢德浩德洵三  
女李英中權惺李厚謙德潤以義模承宗嗣  
德海有子義模器模禮模德漳子益模賁模  
德溢有子彥模正模德浩以禮模後德洵以  
正模後文科府使以下自在家乘此不盡錄  
於乎公之姿稟之美如荆王之精而且確公  
之學問之篤如璞王之琢而復磨以好箇田  
地承賢祖緒餘自舞勺之歲優以小學爲家  
書而應對進退之間可謂端序已見矣及其

往來於湖陽公門下則得聞鶴厓二先生相傳之設益自策勵不以得小而自足嘗以太極二五之說講質於湖陽湖翁屢加稱賞以爲人所難及也又嘗奉陪於旅軒張先生之門日與門下諸賢講明其所聞於間席者如洪木齋張南坡諸公皆以喪友待之又與宣城諸賢會講退陶遺書於巖栖之軒蔚然有儒林之望夫豈無所本而然哉蓋公之爲學祛枝葉而敦本實絕浮誇而務踐履以忠孝勤儉爲立心之主本以曾忠洛建爲用功之

階程如班馬韓歐百家之文靡不涉獵苟通  
而其一生準的則不外乎退陶夫子聖學十  
圖嘗摸揭壁上蚤夜觀省謂門弟等曰天下  
道理盡在是矣吾將銘之肝肺以爲終身之  
用俛焉孳孳六十年如一日雖古之篤學君  
子何以加焉於是年與德并峙望與實俱隆  
鄉洛賢士之願學者鼓篋而競進郡國大夫  
之聞風者踵門而致敬李副學堂揆至欲待  
之以北面之禮而竟未能從容薦達以禮相  
招如韓富諸公之爲則於乎其可惜也公之

平日論辨著述必多可傳於後者而世代寢遠滄桑屢嬗今所餘者不過九苞之一羽耳使後之人無得以尋逐其影響之萬一則豈不重可惜哉然一方儒紳旣俎豆公父子于丹邱之院亦可見公議之在於人也公之嗣孫相夏君與其族弟相憲敦植袖公遺事及碣文來示余因囑余以撰次之役自顧老洿不文何足以堪是寄且其碣文卽我大山先生所撰也一言足以與天壤不弊則又何待於蕪陋無德之言哉蓋屢辭不獲乃敢就其

遺事略加刪潤第錄如右儻世之秉筆者不以人廢言而有所採擇則幸矣丙申元月日前義禁府都事閻韶金道和謹狀

輓詞

洪汝河 木齋

篤生陶鑄家天賦自成家學術羣賢設文章大範家東庠名六行南國擅三家早晚韶州路爲誰向故家

又

金尚瑜 王溪

耿直誰如子心知早許吾蓬麻曾幾益風澤有相字有命難容力由天不可通東庠局驥

步南海屈鵬圖晚暮身嬰疾衰羸氣不蘇已  
乎嗟曷及悲爾痛非徒絳帳亾賢士緇帷失  
巨儒覺堂臯比撤藏院主盟無後進將安做  
鄉風日就汙浮雲空有恨流水逝將吁吐臆  
憑誰盡論文使我孤春風追憶日一飲夏誰  
須

又

姓名跋

退齋忠孝格于天趾美家庭悔老傳六行俱  
全超館學十圖微蘊解銘篇萬里鵬程違志  
業一江鷗夢屬閑緣止軒宵寐嗟乎起吾道



忍齋集四  
衰耶益愴然

祭文

任世章暮醒

恭惟我公氣質之醇資稟之貞詩禮承家翰  
墨蜚英行以道求退以時藏早登鴈塔擬步  
鵬程十載書帷三別玉庭逸翰莫展遐籌未  
著草宿荒山年踰廿暮念我先人惟公所兄  
愛友之誼敦睦之情眇余小姪幸及親覲孤  
露年來追慕靡及今因遷兆獲覩遺柩宛接  
儀形如在左右瞻茲新宅來卜故山生斯葬  
斯神理宜安感念平昔悲疚彌切單斟拙語

詎盡誠慤不昧惟靈鑑余衷曲

丹邱書院講堂上梁文

鄉社有祭古人重崇報之儀藏修以祠後學  
寓景慕之意奚但推宗于宿德抑將矜式於  
斯文恭惟虎溪申先生惟孝是源退齋悔堂  
之胄爲賢所獎理義文學之才師門有愛敬  
之推承岡翁而旅老仕路持辭謝之義對沙  
西若白軒星夜勤王仰忠誠於當日冰山割  
籍凜直氣於千秋明誠集義之工交修講蠶  
牛於平素尊攘斥和之章首抗辨熊魚於蒼

黃九菴林泉作神仙於平地一命祠祿付浮  
雲於先天猗歟懶齋申先生學勵爲儒才蘊  
其具通明溫雅生稟異凡之資經術文章成  
就一家之業謁寒閨旌高足於門庭證愚麗  
修上項之道義斐英初載播越之駕是從抗  
海南天忠讜之節始著几案不撤朱墨中朱  
書屏障與同聖功上聖學疏伸大義於天下  
後山城第一議論約行四條於海隅卽有鄰  
凡百觀感遭斥於世行將泰然盡瘁之心死  
而後已是皆本之授受曷不盛乎行藏粵若

忍齋申先生小學之自家家書卽是免髻時  
語聖訓之隨類類揭蓋將刻肺爲銘私淑有  
說論學有圖造次必於是厓鶴與聞修木與  
質就正其在斯三某之稱嶺數大儒六行之  
薦館首華聞縱不售於登庸固無傷於爲己  
竊念丹邱之佳境最爲韶州之名區眞同白  
鹿之遺墟清冷窈窕允合青衿之靜會曠遠  
幽閑惟茲三老之栖遲寔是一堂之倫序昔  
當陪侍於函席尚有典型於摳衣藹然其仁  
家庭見孝友之行養之以德鄉里服忠信之

字斯其實學之內充燦乎英華之外見噫遺  
教之不泯孰無傳誦之懷而逞迹之所在舉  
切想像之感不有明宮俎豆之舉詎寓永世  
羹牆之慕爰誦一區於舊居實取九成之美  
義伊江山點綴之相似物色增輝矧杖屨遊  
賞之所於警咳如昨則百年人事之遷就庶  
今朝不日之經營瞻聆一方佇見高棟之突  
兀苾芬三哲永有明德之馨香寧吾黨隆師  
之誠得遂而已顧雲孫積世之願何幸如之  
茲涓叶吉之辰敢獻升梁之頌兒郎偉拋梁

東鳳峯朝日上晴空平生禮樂周旋地猶有  
祥輝一氣通拋梁西鳳山一秣夕煙低小車  
想得從容日江鳥山花盡品題拋梁南淵泉  
混混去成潭梧桐天外月輪霽印作中心淨  
似藍拋梁北遺墟百載人應識松篁一壑帶  
寒風依舊蒼蒼歲暮色拋梁上天爲斯文未  
嘗喪直是性無今古殊由來只在人能養拋  
梁下洋洋黃卷盈廬架聖賢言行此中畱讀  
得方知有爲者伏願上梁之後儀形不替風  
韻長存禮備精禋尚洋洋而如在士習餘教

當濟濟而克生蔚爲鄉邦之耿光永承君子  
之遺澤契家後學豐山柳疇陸謹撰

奉安文

李敦禹 眉菴

顯允先生天資端確庭傳詩禮工飮圖書學  
曰吾家孝著冲歲充養有節本立道生私淑  
鶴屋摳衣旅老沈潛閩洛羽翼韓歐文章早  
成窮達一體明時澌迹江湖好緣壁水題名  
館稱三某行全孝友學造高明晚暮藏修爰  
契知止閑中梅竹靜裏衣冠潛修隱求苟及  
百氏牧伯致敬木老忘形儵然出塵字尹苟

達惜未見用命與時違潛德幽光至今裕後  
曠慕采芻曷以報塵厥有令規餘干董澤儒  
林合議爰就丹邱載度載營粗成齋閣杖履  
曾憇俎豆允宐筮吉蠲船揭安神位既右溪  
老亦左懶翁予以配之于二公廟同堂合食  
奕世彌光陟降在庭象設有儼一氣盼嚮幽  
明理同神庶樂康頤我歆我其永無斃惠我  
光明

常享祝文

學程十圖道著六行躋配二考一體祇敬



請

贈爵上言

八世嗣孫相夏製

伏以崇儒重道王政之大本褒賢闡美聖世  
之令典所以我列聖朝尊尚儒賢之弘規  
懿典在在可記臣矣身等道內義城地故成  
均進士臣申埰即旌門孝子 贈戶曹參議  
臣元祿之曾孫并和忠臣 贈吏曹參議臣  
適道之子世襲忠孝天姿出類九歲讀小學  
而曰惟孝惟忠曰悌曰敬皆吾父祖之行此  
非吾家書乎文康公臣張顯光聞而大奇之  
欲取而教之甫勝冠即往拜其門先問堯舜

之道孝悌而已孔子著孝經曾子傳聖道之宗而以孝名果百行之源而亦移之以爲忠者也然則欲學聖人之道者豈不本之於孝乎文康公大加稱許曰此言便是先立乎其  
大者也自是而師門之期待甚重同門諸賢之敬重益深又從遊於文莊公臣鄭經世副提學臣李峻南臺臣柳軫大司諫臣金應祖有質問講廟之益仲父修撰臣達道季父知製臣悅道皆張顯光之門人亦有家庭淵源之正自十五歲所著文字已有韓歐軌範而

裴英鄉洛華間大播遂反而潛究乎洛閩之  
學靜處一室不求聞達日以庸學程朱書爲  
一生用工之要季父臣悅道以 聖節使書  
狀官朝天而還以 皇帝所賜中庸大學性  
理諸書悉付與之其素所倚仗類如是也嘗  
遊太學作太學銘京中皆稱誦又著對策式  
以爲泮儒之效法時有嶺南三某之稱而必  
以先數焉甲午二月朔 上行講聖禮御明  
倫堂招諸生以進大司成率諸生行拜禮進  
伏 上命上堂問所做何文所讀何書因

下教曰聖學十圖卽先正李滉之所進於  
先朝也嘗令藝文館進屏子而觀之則猶有  
所未曉處其各製於圖下以釋本圖之義焉  
大司成趁限以進於筵御之日 上令經筵  
館及弘文館考閱以選諸臣皆以申採所製  
進曰此製最得先正臣之旨其學問之高明  
於此亦可見矣未幾自 上有薦館儒六行  
之 教大司成首舉申採採極辭不樂曰別  
薦媒進非儒者筮仕之道也且二親年滿八  
耄此豈人子宦遊之日乎遂束裝而下時則

權奸在要津謀害善類申采之託以歸養而  
勇決去留者亦行藏之得其時空而嶺儒之  
至今稱道者也歸則孝養是職養志養體無  
或有愆餘力之暇退處學室日必冠帶整席  
而取孔孟以來聖經賢傳無不融會貫通而  
其於精微之要則蓋有人不及知而超然有  
獨得之妙焉地望益高從學者甚衆而日與  
問酬少無神氣之倦隨其人品施以教術多  
有育英成材之效而四十年之間蔚然爲山  
南之專門其所保晚節而老益純篤者又何

如哉及其沒而會葬者三百人儒臣 贈吏  
曹判書臣李象靖銘其墓士林又建院而俎  
豆之吏曹參判臣李敦禹製祝文都事臣柳  
疇睦撰梁頌行訓將兼知義禁臣申觀浩書  
其院額此實申球懿蹟之終始也於乎休哉  
申琛孝友篤行尤有光於父祖學問純正賴  
不墜其淵源其文足以黼黻皇猷其材足以  
經濟一世而卒卷之林壑之間而不得展布  
其所蘊生而未得大顯於世歿而未有 贈  
褒之恩者奚但子孫之齋鬱士林之嗟惜抑

亦 聖朝尚賢重儒之欠典也臣矣身等皆  
以申採之餘教後生居在一道思欲備述其  
狀行以達于 睿覽之下者久矣而嶺隅遐  
僻 天門邃隔叫 闕一舉尚稽至此使盛  
德懿蹟無由 上徹茲豈非公議之愈久愈  
鬱者乎今 冲德如天新政日隆無隱不闡  
無幽不顯際此明時因循終默又不得以  
上聞則是臣等之罪也臣等不以千里爲遠  
齊聲仰籲於 法駕之前伏乞天地父母頤  
察申採淵源之學孝友之行出處之正特許

貽贈之與以增光聖德以益獎儒道千萬

望良惶惶恐

洛坡柳相公時在相位謂爲延奏而未遑嶺儒四百餘員

適雷洛方議上言齊顛而巧值洋亂未果

詠歸堂通藏待會中文

伏以虎溪晚悟懶齋三先生聯牀博約之工  
同棣忠義之蹟實吾南之卓然先覺也况惟  
忍齋先生學問淵源克紹家庭之傳孝友德  
行式濟先世之美又其文學行藏之顯苑允  
合昭穆之并享此誠宋朝三徐四陳之例豈  
非盛德之事耶伏願僉尊亟定大議通告道



內趁成縟儀吾黨幸甚

藏待書院通道內文

伏以鄙鄉先輩虎溪懶齋申先生及虎溪胤  
子忍齋先生兩世三賢德學風猷蓋亦吾南  
之所共景慕也諸先生俱以瑞世英雋之材  
乘國家晟明之運早親有道學業征邁聯  
登科第聲輝闡發令聞既敷晉途方闢殆見  
仕學互優位德俱隆而卒當柔兆天地冠屨  
之變忠義并苑於同氣名節萃在於一室至  
若伯府先生倡旅陳疏抗斥輸平之恥誓衆

灑泣奮發敵愾之氣况其學問精深尤見於  
性理論辨之說庸學分類之圖蒐乎壯矣季  
房先生聘命上國克揚專對之策圍在孤  
城首發和議之非聞旨設於寒旅愚翁講道  
義於桐溪龍洲淵源之正交遊之重若是卓  
然暨惟忍齋先生以家庭詩禮克濟世美一  
時聲聞嶠南有三某之稱學中薦六行之備  
而若其十圖解義有聖明之稱賞一部策  
式見義理之明的亦豈非稱家之賢乎嗚呼  
忠孝兼全於一門事行俱著於兩世風聲之

樹盛德之報猶將百世可祀也陋鄉末學無以奉承前烈遺芳賸馥之地尚未有一席香火之薦固知未免於鄰鄉大方之所棄也惟是德家遺範尚有誠孝勤慤之風若爾雲裔備成堂齋謹依宋朝徐陳故事爲原列廡配之禮生等竊念當日獻祝儀式不可直任本家茲以會議通告伏願僉君子遠賜賁臨克敦儀節之地幸甚

丹邱書院營建顛末

我先祖三先生立享之論厥惟久矣在肅

英之際爲邦禁所拘至純廟時我王考府

君

冕九

族祖

冕烏

議于

承宣公

冕周

與一鄉

之有望者爲置一屋子於城南飛鳳山下扁

之曰鳳麓書堂以待物力之舒而更營之不

幸承宣公及

冕烏

氏相繼而逝未十年我王

考又下世矣自是門綱日衰其誰能繼振之

乎於乎事有不可遂已者我伯考府君錫祐

協謀于門親迺於

哲廟丙辰遂移鳳堂于

丹邱丹邱卽懶齋舊居而亦忍齋杖屨之所

及也後二年戊午功告訖廟曰尚德堂曰明

教東齋曰居仁西齋曰道義此則相夏之議  
問於吳巖稟定于湖上及愚川者而院額則  
紫霞申公觀浩之筆也辛酉秋會鄉儒於藏  
待書院完議以虎溪懶齋忍齋三爺并享而  
晚悟公以其本孫論議不一遂不與焉一體  
共尊之地是可恨也已是年臘月日始行縶  
儀會者凡四百餘人本院曾有別所案敦誼  
契至是洞主進士金庭瑞言于衆曰是院之  
舉吾黨之事也其合有并力奚但委之本裔  
已哉空各署名于帖圖所以永遠也僉曰唯

又有詩帖一冊并藏于院相夏竊自幸累世未遑之事有成於今也迺敘其顛末如右使百世之人知當日尊衛之誠有如是云爾后孫相夏記

編末記略

相夏之生晚矣尚及王考之晚年竊有所承聞焉惟我忍齋府君學問淵源自有緒於三棣家庭德行孝友尤有光於傳世箕裘始而令聞著於鄉洛晚而事功及於後學藏修之從吾所好出處之得其時宐實百世之卓爾

而有遺文之輯成於二胤府君而備經勘校至爲五冊矣吾家甲戌之火全帙之在架上者一時煨燼而虎溪集亦不免焉斯文之危一至此哉今此若干所存卽汝所後父之苦心裒得於門族及鄉道契家之流落者而極力成就者也使汝父假之以年則必益搜其所未搜克抵完篇矣汝父又不幸中折自是余心俱灰僂作徒殼底人者于今三十年而始有一線生意將因汝而發汝其孜孜讀書以遂汝父所未究之業也相夏時纔十五歲

矣猶有所感惕者存焉而第其編章多互錯  
字行有昧黥以不肖之愚鹵實難修整乃有  
年而只成二冊子縱云一羽之足以知九苞  
而實不敢效王考之遺託以述先人之緒業  
况可以使忍祖先生之遺咳臙馥永不泯於  
百世也耶於乎八世嗣孫相夏謹識



忍齋先生遺集卷之四

跋

韶冲吾先子之中常武城也

益冲如月化他大紅一境之內躬

行好學之士彬々以心而鵠洲之申

為最否有以爲席淳晚悟懶索三

夫子生於魯，悔堂城隱之，家於其胎。  
李汝德，孺染字家訓，在國犯人之，而  
可及而交，用大老，少木鐘之下，蔚  
其為山南之，登石荷，經堂，或已，而  
開濤，禮之，固先，郵林之，柯丹穴之，物

而忍齋先生又其白者之良也資  
字昭敏瑞言文藝夙彰冠陸上  
庫勵志經學爰煥為衣鉢之傳  
而此書學二書為終身家計中復  
終心求師門範、六十年不棄用志

其學問之宏富實之隆已詳於湖  
為一碼如之狀去波閉涉學句敢  
加墨改但其著述之強煥燦言多嗣  
孫識源取類惜而十圖之銘已強  
乙覽宣藉亦尚時亦學條問尚可

菟足其劬蹟之工爲一商之以知全  
丹之味矣宮之天子改日後孫若教  
植及及煥其正命相之書送文始書于  
命相養心子之役命相之玉何故也  
何故也第念文之必以命相也宜

以受其... 乃未可以想其... 遂取...

山南... 此因... 由心... 慈...

清... 辛... 亦... 契... 後... 壽... 同

張命相拜... 謹書

夫吾申之本源... 壯... 帝... 文

了卿相氏中策亦鵠泮聲錫高  
青田公而貞庸公乃直躬大賜予  
崇子退索公心又成子養竹之挺生  
愧中亦山之常公又而悔當先生心  
孝崇尚旌贈子士林俎豆子城



臣去壬癸倡義又抗疏下誣賢生  
三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忠常學問德行竟然為鳴南之  
重且科考政治並著書勸力文士  
臣等言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而身之承襲乎先王之懿範其  
表乎清醇茶飯乎重文以治躬為  
基而以學為階程上承而下振  
光矣而祿後故述來歷家風仍  
著尚文狀實之旨以答下云耳八

孫敦植澤歲

竊怪府及生長梅埽家庭就正  
旅愚大方學問醇正又張博洽  
早擢司馬至矣俱恣學國十銘  
聖朝嘉尚論心一策泮儒事  
誦在以三某祿飯以六幼薦者久



實府尺餘子步友中性淡不答  
質下唱酬隨手劉銘不為不多  
不幸八人作突一生精力幾八灰燼  
子孫痛迫不可勝言乃博採平日  
契家而獲略千文字便同崇山毫

送九卷后羽因財力差速速弄至中  
衍迄今教百餘禩宗師相夏氏蒐  
輯篇次分為二冊共五卷先君書  
刊未果宗師之六世先及陸又乘肯  
荏冉日月候雷廿有季餘矣望

志未睦予未述幸今闔族同心戮  
力如干括括如營壘印以族弟成  
煥任其責之尔倭以叙其顛末砾余  
蔑識尔純心述府君德叙之第一  
畷叙騰刊之實如右九世孫世煥



謹叙